

清宫之谜丛书

无头案

雍正暴亡之谜

成崇德 张研 主编
张研 刘云港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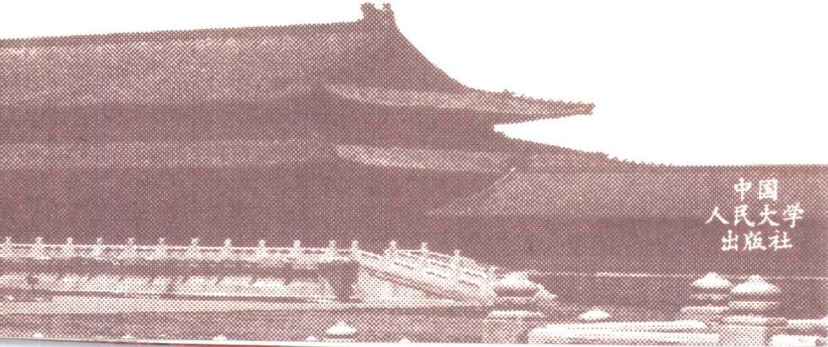
清宫之谜丛书

无头案

雍正暴亡之谜

张 研 刘云浩 著
张 研 主编

中国
人民大学
出版社



(京) 新登字 15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头案：雍正暴亡之谜/张研著

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1994

(清宫之谜/成崇德，张研主编)

ISBN 7-300-01966-8/K·200

I. 无…

II. 张…

III. ①雍正帝一生平事迹—通俗读物②中国—宫廷—清代—1644~1735—通俗读物

IV. ①K827.49②K249.209

清宫之谜丛书

成崇德 张研 主编

无头案

雍正暴亡之谜

张研 刘云浩 著

出版发行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)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：5.125 插页 2

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：107 000 册数：1—5 000

定价：5.30 元

前言

《清宫之谜》丛书是系列丛书——《清帝传奇》的姐妹篇。

她同样是一部面向中等文化程度读者的历史通俗读物，共十二册，每册十来万字。她同样根本区别于一些胡编乱造、信口雌黄甚至为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而沦于下流的做法；一些古板教条、枯燥乏味甚至为赶风头而随意塑造历史的做法，而是一批专攻清史的中青年学者，力图文史哲结合、寓雅于俗，奉献给广大民众的尝试力作。于是，她同样是一部高品位的，能够得到学术界基本认可的历史通俗读物。

十二册书以叩人心弦、惊险离奇的史实传闻，丝丝相扣、严谨冷峻的逻辑推理，炳炳麟麟、云谲波诡的泼墨行文，引导读者走入一座座迷宫，破解一个个疑团。在分风劈流的迭宕波折和雄深辨析中，使读者在俗文化消闲的同时，登上雅的殿堂，站在清史研究的最高层次上，陶冶情操，启迪睿智，丰富人生。

十二册书凝结着作者与编者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拳拳之心。作者与编者将此心献给您。希望您能喜欢。



雍正死事，千古之谜。

陵中的皇帝“或许”无头。这公案本身，正属无头。

目 录

引文：有头无头..... (1)

不测风云 (10)

闹剧与惨剧：撕裂心口的伤疤/迷雾重重/畅春
园冷雾/推理演绎之一：圈套连环/推理演绎之
二：自入陷阱/紫禁城血雾/幻象之一：梓宫前
的相见/幻象之二：甘甜毒辣需自品/幻象之三：
求死的阴谋

旦夕祸福 (73)

天命何归：人很怪/天人之际：人的确很怪/看
法之一：天口/看法之二：集权/天崩地裂：人
简直太怪

无常之剑..... (118)

仇家与侠客/野史与传闻/雍正是个剑客/刺客

是个女侠/女侠是吕四娘/遐思野史：谁
砍下了谁的头

尾声：无头有头..... (153)



引文：有头无头

生命是一位青年。活泼明亮的眼睛，周身沸腾的热血，充满活力的筋骨。

历史是一位老者。慈祥睿智的目光，雪白如银的须发，矍铄挺拔的躯干。

生命与历史在浩浩时空中结伴而行。前无头。后无头。他们从未分离。生命与历史在浩浩时空中默然无语。前无头。后无头。他们总在相互深情的凝睇中，断断续续以心灵交谈……。

现在，这一老一少飘然而至于河北易县清泰陵之前。

有风。

没有钟铃回响。

斑驳褪色的陵墙，高大冷峻的享楼，荒草纵横的陵寝，矗立在苍凉肃穆的寂寞之中。

“啊啊——！”

一只硕大的乌鸦扇了扇翅膀。

空气荡出圈圈涟漪，而后又随着那乌鸦缩回的秃颈归于静寂。

青年凝望老者。

老者凝望陵寝之后的虚空。

老者的眼中现出一幕幕流逝的时光。

公元 1735 年。清雍正十三年阴历八月二十三日。子时。雍正暴亡于圆明园。

宫门大开，铁骑四出，烛火映天，哀声动地……。慌乱杂沓的脚步，紧张急切的低语，满脸流淌的热汗，挤挨碰撞的人群，在夜鸟惊飞盘旋的漆黑夜幕下，构成了一幅恐怖诡密的画图。

《雍正起居注册》赫然记载：

八月二十一日，上不豫，仍办事如常。

二十二日，上不豫，子宝亲王、和亲王朝夕侍侧。戌时（下午 7 时～9 时），上疾大渐，召诸王、内大臣及大学士至寝宫，授受遗诏。

二十三日子时（夜 11 时～翌日 1 时）龙驭上宾。大学士宣读朱笔谕旨，着宝亲王（即乾隆）即位。

二十三日晨奉大行皇帝黄舆返大内，申刻（下午 3 时～5 时）大敛。

雍正心膂股肱重臣身兼保和殿大学士、翰林院掌院学士、军机大臣、吏部尚书的张廷玉在《自订年谱》中，心有余悸

地描绘了这一震惊朝野的历史事件。

十三年八月二十日，雍正帝偶尔违和，犹听政如常。张廷玉每日进见，未尝有间。

二十二日夜。

漏将二鼓，一阵阴冷的秋风骤起，掠过房檐树梢，留下散乱细碎的枯叶盘旋之声和空旷寂辽的窗棂开合之声。

张廷玉伸个懒腰，放下手中的公文，低声道：

“来人。”

两名侍女悄然而进，侍候张廷玉洗漱、宽衣、就寝。

张廷玉刚刚合上眼睛。突然，大宅正门方向传来了“咚咚”的砸门声。嘈杂中，刺耳的尖细嗓音一迭声地喊：

“有旨意！宣张大人即刻进宫！”

张廷玉一颗心顿时吊了起来。他慌乱地推衾披衣翻身下炕，脚蹬靴，手扣绊，一边急急向外迈步，一边满腹狐疑设想种种可能出现的变故。

黑暗中看不清也来不及看清宫中来人的神色。在盏盏灯笼摇曳散碎的暗淡光线下，张廷玉一行向圆明园仓促疾驰。

圆明园西南门已有三四名太监跪首而待。一见张廷玉到，两名太监向内飞奔而报，余人将张廷玉等径直引向寝宫。

寝宫灯火通明。

太医、内侍急进急出。

阶下乌压压站了一地的人，个个神情紧张、嘁嘁耳语：

“瞧着是不好……”

“莫非……”

张廷玉犹如五雷轰顶，惊骇欲绝。

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深夜宣召，竟然是因“上疾大渐”！

白天尚勤政如常的雍正帝，竟然已濒临弥留的最后关头！

庄亲王、果亲王、大学士鄂尔泰、公丰盛额、纳亲、内大臣海望等先后到齐。

张廷玉与众大臣按班次排成两行，屏息蹶足，入寝宫御榻前三叩九拜、恭请圣安。烛光昏暗，帐幔重重，御榻上的雍正帝向内而卧，看不清头脸，没有任何反应。众大臣颤抖着起身，强压紧张焦虑的心情，躬背依前退出。仍在阶下等候消息。

漫长的夜。

时交子时。

突然，宫门大开，哀声大作，一个似哭非哭、鹧鸪般的嗓音拖长声唱道：

“大行皇帝龙驭宾天了——！”

众大臣原以为心理已有准备，凶耗一出，方发现同应召进园时一样，根本就是毫无准备，不少人几乎瘫倒在地，所有的人均放声恸哭。混乱中张廷玉、鄂尔泰强自镇定，上前厉声道：

“现下不是哭的时候！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大行皇帝因传位大事，曾书密旨，除示我二人外，无有知者，这密旨就藏在宫中，应急请出，以正大统！”

“说的是！说的是！”乱了方寸的两位王爷如梦方醒，立传总管太监，责其为何没有马上请出雍正传位密旨。

总管太监慌得双膝跪倒在地，捣蒜般叩头：

“奴才该死！奴才该死！大行皇帝未曾谕及密旨之事，奴才不知密旨所在！”



张廷玉道：

“大行皇帝当日密封之件，谅亦无多，外用黄纸固封，背后写一‘封’字的即是此旨。”

“还不速去找！”

“噫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总管太监急匆匆捧出黄封一函。王大臣打开一看，正是雍正帝朱笔亲书传位乾隆的那道密旨。

.....

袁枚所撰另一位雍正心膂股肱重臣身兼保和殿大学士、军机大臣的鄂尔泰《行略》展现了另一番场景。

八月二十三日夜，世宗升遐。召受顾命者，唯公一人。公恸哭。捧遗诏从圆明园入禁城。深夜无马，骑煤骡而奔，拥今上登极，宿禁中七昼夜始出。人惊公左裤红湿，就视之，髀血涔涔下，方知仓促时为骡伤，虹溃未已，公竟不知也。

《满清外史》、《清史演义》、《清宫遗闻》等野史演义提供给老百姓街头巷尾家喻户晓的谈资，则成了这般模样：

八月二十三日，极其平常的一天。

叫起。进见。奏事。跪安。……一切循规蹈矩，按部就班。

雍正帝视朝如常，未见有任何不适。

鄂尔泰因苗事未平，心事重重回到宅中，无情无绪地吃了一顿午餐。午后小憩。忽见宫监奔入，上气不接下气道：

“皇……皇上暴病！宣大，大人立刻进宫！”

鄂尔泰几乎惊倒在地，他夺门而出，向马厩边跑边呼：

“备马！备马！”

左右侍从手忙脚乱地搬来鞍鞴，鄂尔泰已到厩中，他一把推开侍从，口中骂道：

“没用的蠢才！”

一面不分好坏揽过一匹马，抓住马鬃，飞身而上，拍马向圆明园飞驰而去，几名侍从亦上马紧随其后……

仓促之中鄂尔泰骑的是匹弩马，途中几至蹶踣。鄂尔泰的髌骨也被马骨磨破，流血不止，到达圆明园时，马背已染成红色。

鄂尔泰并不知晓，园前下马，急趋入内。

只见御榻被黄缎帐幔严严实实罩着。左右无他人，唯皇后侍立，泪流满面。

鄂尔泰两下抖掉马蹄袖的盖口，上前跪下，红顶子一揖到地，竭力控制剧烈的喘息，轻声道：

“臣鄂尔泰恭请皇后圣安！”

皇后抬起泪眼，向御帐示意道：

“你起来自己瞧吧……”

鄂尔泰先叩头告了罪，然后满腹狐疑地站起来，趋前几步，小心翼翼揭开御帐，略略一瞧……

“啊？！”

鄂尔泰脱口惊呼，连累带吓，已是支撑不住，竟瘫倒在地。

皇后放声嚎啕。

正在此时，庄亲王果亲王赶到，近瞩御容，均惊骇欲绝。

庄亲王道：

“快把御帐放下，好图后事。”

一面与果亲王一起同请皇后圣安。

皇后呜咽道：

“好端端的皇上，怎么立时暴亡？须把宫中侍女内监，先行拷讯，查究其原因方好。”

鄂尔泰已镇定下来，上前叩首道：

“启奏皇后，侍女宫监，未必有此大胆，此事且作缓图，现下要紧的是续立新君。”

.....

老者凝望陵寝和陵寝之后的虚空。

青年凝望老者。

你为何凝望陵寝？

我凝望的不是陵寝，是你。陵寝是生命的终点，亦是起点。

你为何凝望我？

我凝望的不是你，是陵寝。陵寝是历史的起点，亦是终点。

那末，可不可以说，陵寝便是头。是一个故事的头。是一条生命的头。是一段历史的头。即使陵中的那个人或许无头。

那末，可不可以说，陵寝亦不是头。生命和历史，前无头，后无头。即使陵中的那个人或许有头。

是的。你我循寻这个故事的头，这条生命的头，这段历史的头。

是的。你我的循寻，是因为你我的无头，是为着你我的

无头。

青年忽然展颜一笑，开口道：

“老人家，我们是不是在打哑谜？”

老者的眼中也漾出温暖的笑意：

“是。时兴的说法叫做玩深沉。”

青年叹了口气：

“深沉玩过了头，便累。累了，什么都不会好玩。”

“那末你想怎样玩，孩子。”

“我们来打个赌”，青年兴奋起来，“我赌这陵中的皇帝有头，不然，我赌这陵中的皇帝无头，赢者……”

“你输了。”

青年怔住。转念一想，他只有苦笑。

不错，假如陵中的皇帝有头，这公案却正属无头。

雍正死期，官书有记载为二十三日。二十二日雍正不豫，尚能视朝如常，二十三日“宾天”，至少隔了一天。然雍正之死，时交子时。所记二十三日凌晨属实，若记二十二日深夜亦可。官书记载拉长了时间，是否要造成一种错觉，有意掩盖雍正之死的突然呢？

雍正自不豫至死，野史缩短在二十三日半天之中。这明显与史实不符。官书记载二十三日奉大行皇帝黄輿返回大内，申刻大敛，乃公开的国家丧典，不会有误。召受顾命诸臣，拥戴乾隆登基，野史将数人说成了鄂尔泰一人，加重了紧张神秘的气氛。然而，被其抓住而夸张渲染的核心，也是人们关注的核心，正是雍正之死的突然。

雍正死期的拉长，与缩短，可以说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雍正的暴亡。

有头的皇帝，死得无头。

不错，假如陵中的皇帝无头，这公案各种推论却均头头是道。

中风猝死说。服丹中毒说。侠客行刺说。

无头的皇帝，说得有头。

“打赌无益。我从不相信撞大运。只相信推理。”

“怎么推？”

“排除一切可能的。或排除一切不可能的。”

“排除了一切可能的，不可能就成为可能。排除了一切不可能的，可能才真正成为可能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有可能，方有不可能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末第一步是理清几种可能。”

“是。”

不测风云

天有不测风云。

中风，脑溢血，心脏病突发，都有可能成为人暴卒的原因。

雍正是人。

雍正暴卒的原因不能不存在上述可能。

一个铁腕铁血、旋乾转坤、叱咤一世风云的皇帝，一个顽强进取、精力过人、胸怀凌云壮志的豪杰，完全有可能由于中风，脑溢血，心脏病突发，倾刻之间成为神昏志迷，眉歪眼吊、口角流涎、四肢抽搐的废人。或僵尸。

雍正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深夜奉召入圆明园的张廷玉之所以“惊骇欲绝”；仓惶间骑煤骡以致髀骨磨穿血湿左裤赶往宫中的鄂尔泰之所以“脱口惊呼”，可能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副恐怖诡秘的场景。

然而人们不能相信这种可能。

不管是雍正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。

不能相信的原因是：突然。